

龔鵬程 主編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鵬程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2冊

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

曾金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曾金承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 6+ 目 4+274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第2冊）

ISBN 978-986-254-117-3（精裝）

1.（唐）韓愈 2.學術思想 3.詩評

851.4417

99001713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 第二冊

ISBN：978-986-254-117-3

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

作 者 曾金承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第七輯 20冊（精裝）新台幣 28,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

曾金承 著

## 作者簡介

曾金承，民國六十一年生於彰化縣濱海的小漁村。南華大學文學碩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研究領域為古典詩詞、中西文學理論，並創作古典詩詞以自娛。先後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南華大學文學系及嘉義大學中文系等，開授「昭明文選」、「五代詞」、「李杜詩」、「蘇辛詞」等課程。著有《漢〈鼓吹鐃歌〉十八曲研究》、《韓愈詩歌唐宋接受研究》，以及參與周彥文教授主編《中國學術史論》之撰述。

## 提 要

韓愈的研究，傳統上都圍繞在「文」與「道」的議題為主，至於其詩歌的研究較為晚出，數量也不如韓文。晚近雖然在質量方面均有所提昇，但主要的研究議題與方法還是圍繞在傳統的研究方法與範疇，如韓愈的身世與仕宦生涯對他的詩歌創作之關係、社會文化思想與韓詩之關係、韓愈詩歌與個人文、道主張之關係等，雖頗有用功精深之作，但在方法上卻未有突破。因此，本文採取歷史的縱向與橫向的觀察，期望能由接受的角度，經由讀者主動的立場與判斷，勾勒出韓愈詩歌在唐宋的發展圖像。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寫作緣由與動機，檢討前人的相關研究之得失，並論述寫作方法與接受美學在本文的使用說明。第二章討論韓愈詩歌的創作技巧、思想與藝術特徵，目的在於對韓愈詩歌的「本文」特徵定調，以作為接受的「本文」基礎，而給予之後接受者有一個可以進入「期待視野」並進行評價的對象。第三章討論中唐社會環境與韓愈詩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韓愈從事文學活動的前後時期之社會現象的分析，藉以建構一個中唐的「期待視野」，並進行韓詩效果史的研究。然而本時期韓詩的發展條件尚未成熟，接受現象並不普遍。第四章討論晚唐五代社會文化環境與韓愈詩歌的接受，本章在方法上同於第三章，但在社會文化與政治現實的轉變下，促使韓詩有了更大的接受空間與條件，本章可視為韓詩接受的轉折期。第五章討論宋代的文化環境與韓愈詩歌接受，在宋代對道統重建的殷切期盼下，韓詩夾雜「道」的內涵為根基，不斷在爭論中被深化與接受，並對宋代學術產生深厚的影響，可謂韓詩接受的高峰期。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本文的研究成果與提出韓詩接受研究的未來展望。

本文期望能由接受的角度，經由讀者主動的立場勾勒出韓愈詩歌在唐宋的發展圖像。本文除了希望透過韓愈詩歌的接受，觀察各時期韓詩地位的變化外，也期待韓詩的接受像是一面多角的菱鏡，能從中折射、反應各時期的詩歌主流風貌，所以本文除了針對韓詩的接受討論外，也用了許多篇幅比較韓詩與其他詩歌在同一個時空環境下的接受情況，將文學史還原。

# 自序

撰寫論文是一場孤獨的冒險，長時間把自己關在書房中，資料一篇篇比較、分析；一字一字慢慢檢索、輸入；深恐一字之差，造成全面性的誤解，箇中滋味，非親歷者不能盡嘗。猶記得擬定綱要後，戰戰兢兢地連同第一章交給李正治老師，只見他悠閒的點起一根菸，逐字緩緩閱讀，看著老師將文稿與眼睛的距離拉得老遠，突然發覺這像是時間的延伸線……。

當年第一次與李老師相遇，是在淡江校園旁「動物園」的屋頂。那夜，一群人談了很多理想，喝了不少酒，唱了許多歌，酒酣耳熱之際，大家鼓動正治老師吟詩。李老師也不推辭，席地而坐，緩緩吟出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說真的，二十歲的我，無法體會杜甫在動亂中那種生離死別的不安與無奈，只是不明白在這樣一個歡聚的場合，老師怎會吟出這種亂離之調。而今，十七年過去了，當年夜聚的朋友早已四散，現實的壓力，早已摧垮了大家的年少的壯志，我也爲了生活，奔波於南北，開門所見先有七件事，至於讀書做學問，已然列於其後。雖然進修博士時重回淡江，也曾再度造訪「動物園」，那曾住過的廂房已改成咖啡館，然而門扉緊掩；舊時承載歡樂與哀愁的鞦韆也已毀壞，靜靜斜臥一旁。最令我訝異的是當年年手植的樟樹，已經高於屋頂，

很難與當時三寸的幼苗在想像上繫連，「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桓溫的感慨，響亮的共振於心。此時，耳邊響起的是正治老師所吟的「明日別山岳，世事兩茫茫」，原來，我們這一輩人的「亂」來自心理，「離」來自現實，大家都有聯絡方式，但礙於生活的忙亂與志氣的消散，只好任由時間割裂一切的情誼。

此時，和老師相對而坐，心中有些忐忑，也有些感傷，歷經多年的風霜，當年的夥伴有的早已屈就於現實，或是以皓首窮經做爲逃脫之途。而正治老師依然堅持著崗位，燃燒著理想，時時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當下的庸俗與庸碌，給以一針見血的批判。然而，高處不勝寒，這些年他也飽受批評與責難，縱然如此，他心中的火一直沒有熄滅。「這樣可以，就接著寫下去吧。」原本做了重寫或大幅度修改的心理準備，被老師平淡的言語給打亂了，反而不知如何答話。從小就聽從老師指導，而今我的指導教授沒有給我指導的意見，一時之間，卻不知道以後該如何寫下去。老師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微笑道：「讀到博士了，該有獨立研究的能力了。」是的，從當年大學的新生，到現在結婚生子，怎麼在老師面前都是同一個樣子與心態？我怎麼沒有注意到時間的流逝與成長的速度是否一致？也許被正治老師照顧慣了，反而覺得理所當然，我想，該是證明自己成長的時候了。

原本選定韓愈作爲研究的對象，是出自一個很叛逆的理由：從高中開始，我就不欣賞韓愈，他既無李白的浪漫俠義，也無杜甫的溫柔敦厚，甚至覺得他的〈祭十二郎文〉過於矯情。正好有一位同事告訴我：作學位論文是一種折磨，論文完成後，大概就不會想去碰它了，原本喜歡的議題，也會因爲寫作的壓力轉而排斥。於是，抱著未來排斥也無所謂的態度，選擇了韓愈詩歌做爲研究對象。

然而，在研讀史料、比對相關資料後，逐漸發掘出韓愈的其他面向，他忠於自己、忠於國家、更忠於自己的文學理念。他的確爲了仕途而投書尋援，不過這是唐代文人普遍的行爲；韓愈上書諫迎佛骨以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但他表現的卻不是無怨無

悔，而是到了潮州立即上表謝恩，這是一種認錯求憐嗎？不是的，唐宋遭貶謫的官員，到了任所後，是有上表謝恩的慣例。凡此種種，在研究過程中一一解開，對於韓愈，也有著更深入的認識，這一段歷程，不僅在學術上受用，在人生的分際與拿捏中，也是如此。

論文真正寫作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蒐集、閱讀資料，和唐、宋文人為伍，細細品味他們的思想與哲理；也在地圖中尋訪韓愈一生的蹤跡。尤其是夜深人靜，一個人在孤燈下陪伴韓愈踏入潮州之地，詩人在茫茫天地之間攜著家眷走投南荒，不知明日將面對何景何物時，除了同情之外，彷彿喚起了童稚時的片斷影像，與之疊合……

家鄉是一個濱海的小村，土地貧瘠，俗謂「風頭水尾」，不利於耕種。約莫我二、三歲左右，就長年隨著父母與村民南下幫傭，依稀記得，一群人常常在星空下擠在舊式卡車的車斗上，一路顛頗，我總是在母親懷中仰望滿天寒光的星斗，而後進入夢鄉。醒來後，或在田埂邊、或在暖和的爐灶邊、或在無人的木板床上。有時可以直接坐在田埂上尋找父親割稻的背影；有時旺旺望著忙著為工人做早餐的母親；有時對著陌生的窗景嚎啕大哭。我們像是遊牧民族，一處收割完成，隨即趕往下一處；稻子收割完了，就替人採收甘蔗，也許大人們心中都很踏實，但對於年幼的我，卻常常必須擔心明朝醒來身在何處。我很幸運，雖然為了生活必須時時驛動，但畢竟是生在一個承平的時代，韓愈的苦，我無從體會，但幼時顛沛的生活，一直深埋於心靈深處，所以當觸及韓愈被貶謫的痛苦時，三十幾年前揪在內心的線頭，又被理出來了。

當我對韓愈有更多的認同與相契後，就決定援筆寫作。在我給正治老師過目綱要及第一章後的一年半，終於鼓起勇氣跟老師說：「我今年要畢業。」他微微遲疑，隨即轉為平淡地說：「剩下兩個多月，拼拼看吧。」之後，我全力趕稿，每週與老師見面討論時，總是帶著厚厚的一疊初稿，正治老師也「全力配合」，總能及時看完，並適時給我關鍵的指導。原本以為一切進度都在掌握之中，不料小女沛穎提



早在我交稿前五天報到，小傢伙的出生，打亂了原本緊湊但尚稱的穩健的步驟。爲了讓我專心撰寫論文，妻偕著剛出生的女兒回娘家坐月子，就讀幼稚園的兒子胤翔就由我照顧。說到照顧，內心就充滿不捨與內疚，那時忙著到處兼課，每天也必須撥空回娘家探望妻女，其餘時間都埋首撰文。兒子跟著我其實是很孤單的，想運動時，也只能自己對著圍牆投球；沒有床頭故事，睡前自己播放 CD 聽故事入眠。深夜感到疲倦時，就到房間巡視，幫他蓋被子。有一次輕撫他的小腿，發現他的膝蓋處貼著透氣膠帶，膠帶上滲著已然乾硬的黑色血漬，內心泛起一陣酸楚與自責：這孩子知道我忙碌，受了傷也不讓我知道，我的眼中只有遠在中唐的韓愈，卻忽略了近在眼前的稚子，但是時間真的緊迫，只好暫時委屈他了。正治老師知道我的難處，還特別與承辦助教商討，盡量將我的口試往後排，原本我還在慶幸運氣不錯，多了很多時間修補論文，後來才從助教口中得知一切原委，對老師真是既感激又抱歉，爲了我的私事還勞動他爲我張羅、安排。

我生性愚魯，上天卻待我不薄，求學期間承蒙師長不以愚鈍見棄，正治老師的提點自是不在話下，高柏園老師身兼副教長，公務本已忙錄，又必須在電話的那端不厭其煩的給我指示。論文初審時，李建崑教授細心指正許多疏漏之處，口試時又對我多所鼓勵；口考委員陳慶煌教授對韓詩的細部解讀讓我在理解的層次有更高的進境；崔成宗教授用心指正韓詩的藝術價值等問題，口試後還將他精心研讀的心得與疑闕之處提供給我作爲修正時的參考；王基倫教授一眼看穿我對韓愈的偏見，提出了「同情的理解」作爲我思考、研究韓詩的正向態度，讓我對韓愈詩歌有新的理解視野。陳旻志學長時時督促我的進度，並在適當的時機扮演心靈導師的角色，每當思竭慮乏時，就躲到他的研究室，喝著那來路不名的茶，聊著不著邊際的話題，看似無用卻有大用，貌似無爲實則無不爲，原本困慮的心思，往往因短暫的精神跳脫而滌靜、理清。怡潔等人在百忙中放下公事，幫我製作 PDF 檔，讓論文如期付梓；裕超同學時時給我鼓舞，甚至提供金援，頗有

古代俠義之風。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他們是我邁向學術之途的後盾。年邁的父母爲了讓我專心撰寫論文，家中的勞動事務都默默扛下，母親更是處處求神許願，祈求我的論文順利完成。這些年來，家務與經濟都由妻子承擔下來，是她讓我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尤其是在那些南北奔波的日子裡，常常一週有五天在外，是她默默守著這個家，教養著孩子，無怨無悔的支持著我。

讀了近三十年的書，終於擺脫學生的身分了。然而，旻志學長說：「且勿喜，這只是第一本，往後還多著呢。」正治老師訓示曰：「真正做學問是從現在開始。」回首前塵，近二十年的中文學習歲月悄然而逝，故舊知己像分道揚鑣的行船者，但願在每個轉運的碼頭能再次相會，彼此都能有著充實的旅程與滿艙的豐收。往前走吧，前方的路還很長。



# 目

# 次

## 自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問題之擬議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之檢討與本議題的開展性	11
第三節 接受美學在本文的採用與論述說明	16
第二章 韓愈詩歌的創作技巧、思想與藝術 特徵	29
第一節 韓愈詩歌的創作技巧	29
一、構句鍊字	30
二、修辭技巧	39
第二節 韓愈詩歌的思想特徵	50
一、韓愈的「道統」思想	50
二、根柢於經傳的思想	58
三、不平則鳴的「緣情」觀	60
第三節 韓愈詩歌的藝術特徵	64
一、「以醜爲美」的藝術特徵	65
二、「以反爲正」的特殊美學內涵	78
第四節 小 結	95

第三章 中唐社會文化環境與韓愈詩歌的接受	97
第一節 中唐民族主義的興起與社會文化的轉變	98
一、安史之亂促使民族主義的興起	98
二、社會文化的轉變	100
三、中唐的文化與文學環境	120
第二節 韓愈當世社會接受的主流詩歌	125
一、社會的落差造成流蕩之風	127
二、元白集團的唱和相應	130
三、禪宗偈語錄與淺白詩風	133
第三節 韓愈當世的詩歌流傳與接受	136
一、韓愈自述其詩歌	136
二、時人對韓詩的相關討論	139
第四節 小 結	147
第四章 晚唐五代社會文化環境與韓愈詩歌的接受	149
第一節 晚唐的社會文化環境與詩風	150
一、晚唐的社會文化環境	150
二、晚唐社會局勢所形成的文學環境	155
三、晚唐的詩歌思想	158
第二節 五代的社會文化環境與詩風	167
一、五代十國的社會文化環境	167
二、儒家傳統的士風喪失	170
三、五代的詩歌思想	174
第三節 晚唐五代對韓愈詩歌的接受	179
一、詩學專著對多種詩歌風格的兼容並蓄	180
二、唐代詩歌傳本與選輯	184
三、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所代表的韓詩接受之關鍵意義	188
四、《舊唐書·韓愈傳》評韓愈「端士之用心」	193
第四節 小 結	194

第五章 宋代的社會文化環境與韓愈詩歌接受	197
第一節 宋代的社會思想環境與《韓愈集》的流傳	198
一、道統的發展與文人地位的提高	199
二、宋代《韓愈集》的流傳	206
第二節 宋初韓學與韓詩的宣傳期	215
一、北宋「道」的重建標的——「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	215
二、宋初的韓詩接受	218
第三節 北宋中期韓詩的全面接受期	219
一、歐陽脩的「韓愈情結」	219
二、從司空圖到歐陽脩——「以文爲詩」的概念之形成	222
三、韓詩的接受與仿作	225
第四節 宋代韓詩的反思與成熟	232
一、韓詩由極盛而轉向理性思考	232
二、「以文爲詩」的形式風格批判	234
三、「道」的涉入並鞏固韓詩地位	244
四、韓詩的接受與仿作	246
第五節 南宋後期韓詩接受的沒落	249
一、朱熹對「道」的建構與取代	249
二、永嘉四靈與江湖詩派的末世之音	251
第六節 小 結	254
第六章 結 論	255
一、本文之研究結論	255
二、韓詩接受研究的展望	260
參考書目	263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問題之擬議

韓愈其人、其事、其作一直是歷代學者討論的重點。韓愈的身世坎坷，襁褓之年即喪母，幼時又失怙，童年即由兄長韓會撫養，之後又隨兄嫂南貶嶺南。韓愈十三歲時，韓會卒於韶州，遂與侄子老成從嫂鄭氏歸葬家鄉河陽。成年後的仕宦之途亦不順遂，在〈上宰相書〉中自稱：「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註1〕其間爲了出仕展開多方干謁，並三次向宰相上書，都如同石沉大海。最後才於貞元十二年（796）任汴州刺史、宣武節度使董晉的觀察推官，自此正式展開二十七年的宦海浮沉生涯。

韓愈從出仕前的干謁、上宰相書等行爲到正式從政期間，曾作詩讚揚宦官俱文珍「奉使羌池靜，臨戎汴水安。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鋌寒。」〔註2〕在上憲宗〈諫迎佛骨表〉而被貶潮州後，立刻以表「哀謝」憲宗之恩，「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寬大，

---

〔註1〕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55。

〔註2〕 韓愈：〈送汴州監軍俱文珍〉，錢仲聯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42。

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註3〕之後又與僧徒如大顛、穎師等人相交往。如此種種反覆的行爲，皆引人非議。甚至韓愈的死因也引起後人的爭論：韓愈病卒之因，未見於其行狀、碑、志，之後的舊、新《唐書》均未述及。然以其父兄之早逝，韓愈卒於五十七歲亦非短壽，故視其衰老以終當無可議之處。然而，白居易〈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鍊秋石，未老身溘然。」〔註4〕將韓愈的死因指向服食硫磺，又引發了一場千年未休的筆仗。〔註5〕

韓愈的一生充滿爭議與矛盾，也具有幾分的神祕色彩，就如同他的作品一般，令人難以輕易接受與明瞭，他在〈與馮宿論文書〉中云：

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則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埃知者知耳。〔註6〕

韓愈也知道他的古文作品不爲當世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深具自信的認爲後世必有「知者」。他在另一封〈答劉正夫書〉亦言：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

〔註3〕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17~618。

〔註4〕 白居易：〈思舊〉，轉引自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

〔註5〕 韓愈是否服食硫磺而死，自從白居易的〈思舊〉詩提出後，爭論不斷。宋人孔平仲在《孔氏雜說》卷一以及陳師道《後山詩話》均有譏評；相對的，反對這種論調的人，則提出韓愈逝世前半年左右，皆與韓愈相處的張籍所寫的〈記退之〉一詩證明韓愈從生病到死亡的過程都是很平常的過程，更無服食硫磺治病之事。所以，關於韓愈是否有服食硫磺而死之事，至今尚無定論。

〔註6〕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96。

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絕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註7）

韓愈認為古代文章用功深者，必然不與世浮沉，並且能自樹一格。這樣的作品雖為當時所怪，但必能傳之後世。韓愈更舉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說明只要是「非常物」，必受珍愛，所以他認為作文章不應異乎此，並引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等人為證。

而他推行「古文」以抗「時文」，並「亢顏為師」，成立了師友集團（註8）共同推行古文，雖為時人所謗，甚至於譏其「以文為戲」、「駁雜無實」等，但仍不能阻擾其決心，因為他一直相信後世必有肯定者。誠如韓愈自己所預言，到了宋代，他成了蘇軾筆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古文宗師。

韓愈的詩歌也同樣走不隨流俗的路數，以「奇險」、「晦澀」為基調，突出強烈的個人色彩，結果卻比古文更不為人所好。也因為不為

〔註7〕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06～208。

〔註8〕所謂「師友集團」，是韓愈刻意連結而形成的團體，並以韓愈為中心的文藝團體，成員主要為韓愈的學生、朋友。姜劍雲說：「他『不顧流俗，犯笑侮收招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表明了他愛才惜才；『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舉，多有投書請益者』（《唐國史補》卷下），……不過，有一點非強調不可，即出入『韓門』者未必皆為『韓門弟子』。怪奇派詩人中多數乃韓愈學生；但也有朋友兼學生的，例如李翱、皇甫湜；還有的就只能稱作朋友，例如盧仝、孟郊，……韓愈又始終是怪奇詩派的旗幟，他的創作成就巨大，影響顯著，登高一呼，應者紛至沓來。無論是學生還是朋友，都主要以『韓門』為『沙龍』，太討人生和藝術。」詳見姜劍雲：《審美的游離——論唐代怪奇詩派》（北京，東方出版社，2002年），頁81。



當世所好，所以影響的範圍與層面並不大。且相較於古文，韓愈對詩歌的態度顯得隨性許多，在〈和席八十二韻〉中，韓愈自稱「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註9〕因此，後世雖然對韓詩多有高度評價，歷史上有「韓孟詩派」、「怪奇詩派」或「險怪派」之稱，現代學者李建崑先生並集其師友集團而合稱之為「韓孟詩人集團」，〔註10〕詩派當中的核心人物即為韓愈、孟郊。然而，韓愈雖然與孟郊交好，並有相當多的詩歌以及「聯句」唱和，但在中晚唐人的眼中，韓愈的詩歌是不如孟郊的。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上云：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元和之風尚怪。〔註11〕

李肇標舉出元和時期的文學特徵爲「尚怪」，並且指出元和體中尚怪的兩個主要文類：文筆與詩歌。然而韓愈的詩雖然亦屬險怪，但在晚唐人的眼中，還是較爲重視他的古文，所以稱韓愈之怪在於「文筆」，而李肇也只談他的文而不論其詩。另外，趙麟《因話錄》也說：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註12〕

韓愈對自己古文在後世必有賞識之人的推測，於中晚唐逐漸應驗。但他的詩在元和時代起評價就不如元白，甚至於在所謂的「韓孟詩人集團」中，韓愈的詩歌在中晚唐人的眼中並不如孟郊，遂有「孟詩韓筆」之說。

〔註9〕 錢仲聯編：《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台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頁962。

〔註10〕 李建崑在《韓愈詩探析》中，將提出「韓孟詩人集團」之看法與說明，並獨列〈韓孟詩人集團之詩歌唱和研究〉一節，收於附錄之中。詳見李建崑：《韓愈詩探析》（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2年）。

〔註11〕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涵芬樓影印本，1922）

〔註12〕 趙麟：《因話錄》卷三（清康熙間（1662~1722）振鸞堂重編補刊本）